



# 野原的饒豐

行印社版出強自著蕪艾

# 野原的饒豐

一 九 四 六

自強出版社印行

# 豐饒的原野

著作者 艾 蕪

發行者 自強出版社

重慶臨江順城街二十二號

總經售 讀書出版社

北 平·上 海·重 慶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元月初版(滬)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貳版(平)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大門外的原野，籠着薄霧，平平的，攤在天底下，潮溼而且帶着渴睡。遠處車房，草屋，竹林子的陰影。東一下，西一下，散綴起，迷迷濛濛地，彷彿沉在夢中。通過田野的溝渠，兩旁排有矮小榛木樹的，繞着院牆的南邊，一路微語着，低吟着，好像耐不住黎明的清冷和寂寞似的。東邊天空，接近地平線的地方，已經亮了，現出微紫與嫩黃；高一點，則呈鴨蛋殼的綠色；再上去，便全是半暗半盞的了，只有一些蒼白的星子，在雲着迷淒的眼睛。

大門前面的空地，這是用木槿花籬，全胡豆田菜田隔開的，拴有一條褐色大騾子，趙長生，那個癩痢頭，終年包帕子的傢伙，便從後面鞭着它，逼它不息地跑圈圈，整個冬天以來，和初春的早上，農人就是這麼着，訓練騾子的腿勁。——好準備夏季時候，用來車水灌田，因為到五六月，河水都乾了，大家須用牲畜的力量，去向各自的泉塘里取水的。

騾子渾身流着汗，一面跳，一面鼻子裏度度地噴氣。左右前後，飛濺起沙粒和泥土。

趙長生很有勁：揚着鞭子，時而跳在這邊，時而跳在那邊；尖下巴，小眼睛的臉子，陣陣地發着紅熱。

旁邊劉老九，裸着一隻棕色粗臂膀，現出犁田那樣的緊張神情，替龐大的水牛，籠着頸上和腋下的長毛。不時皺緊濃黑的眉頭，張大鼻孔，將籠上的蟻蛋，用指甲刮進烘籠裏去。接着烘籠裏便響了別別爆爆的低音；燒焦發臭的氣味，也就一股股地，放散出來。

黑色水牛嚼着肚裏冒出的草。輕徐地搖着尾巴，但一籠到發癢處，便立刻挾進後腿去。身上的皮子，也驀地打起顫來。眼睛却在長睫毛下，一開一合地。劉老九看見這樣子，覺得像是得了報酬樣，就翹起兩片嘴唇，愛撫小孩那麼地罵道：

「你倒安逸囉。」

一面拿拳頭的背面，揉一揉鼻子，這是給什麼東西弄癢，就要這麼做的。

紫紅的太陽，橘子柑一般，從東西地平線慢慢爬起。罩着平野的薄霧，便蘸着微光，轉成乳白色。一直淡下去，逐漸消散。圍有竹樹的各個院子，露着炊烟縷縷的草屋頂，就由近而遠地，漸次分明起來。蒼白的星，隱沒了，天空轉成青白的顏色。

邵安娃挑完了吃水，蹀在門前石獅子旁邊息氣，並想晒晒太陽。一面摸出皮烟盒子，慢條斯理地裏烟捲。臉上老顯得木然呆笨，彷彿從沒歡喜，也不發氣似的。

汪二爺披着馬褂走了出來，抹有黃油樣的臉上，給初出的太陽一照，便發出紅光。邊扣衣鈕，邊大聲嚷道：

「呵，好太陽！……今天要晒糧食，大家都到燒房去挑吧。」

黑緞面子已經發黃的馬褂，邊沿上露出髒污的羊毛，就在他那扣鈕子的胖手上，翻動着。藍布長棉袍。到去年冬天新做的，但左邊吊擺上，却有了一大片油漬。

趙長牛掠了一眼，不理他，只向牲口大聲威嚇，罵出各樣不好聽的話語：表示他做事的緊張和熱心。

劉老九却停住了手，冷冷地回答，但眼睛還是望籠子，並不抬起頭來。

「挑？燒房裏的人做啥？……今天要淘堰哪。」

汪二爺有些惱怒，但要責備他一下，又覺得道理似乎並不在自己這邊，只好伸起手指，朝頭髮裏戳着——紅結子，油膩烏光的緞瓜皮帽，便隨手偏在一邊了——然後這麼說道：

「淘堰……這樣早就去麼？」

聲音雖是嚴厲得很，但也不一定強迫他們。隨即將扣好鈕子的手，向身邊的邵安娃一伸。

「你去！你去！」

邵安娃不答允，也不反對，就把剛裝在烟袋上的烟捲摘下，慢慢放進皮烟盒子，然後探索似的塞進懷裏去，好像對於衣袋的位置，還不大熟悉樣。一壁緩緩站了起來。

「快一點，快一點！你就像半身不遂的老人樣！」

汪二爺對於這人的叱責，總是搞慣了的，一下就溜出口來，但這一次，却是有意藉此要給劉老九他們一點點顏色。

趙長生這時停息着了，一面摸摸頭上纏的那條黃不黃白不白的帕子，看他那不體面的癩痢頭，是不是又乘其不備，出去丟醜了，（這是由於長久的小心，造成的習慣，）一面對汪二爺那邊，討好地喊道：

「等一下，我就來挑！」

回頭向那緩走下來的騾子，大聲地叱罵：

「狗頭，狡猾的賊，你是少不得一根鞭子的。」

騾子聽得鞭子響，把雙耳往後一倒，就趕緊朝前竄去了。

趙長生接着小聲咕嚕道：

「媽的，我才替你挑，燒房那些東西，在做啥？」

太陽已由紫紅，變成耀眼的金黃了。木樨花籬側那幾株馬桑，在沒葉的枝上還纏有蛾  
帽豆的枯籐的，就像水墨畫一樣，在微微潤濕的地上，繪着瘦長的陰影。越過籬柵那邊的  
一片田野，綠海似的龍鬚菜，麥苗，和胡豆。（註一）以及快要開花的江西苕和油菜，都  
帶着朝露的光點，和淡淡的光霧，織成了春天大地的綺麗。院子上頭的天空，繞飛起了一  
羣鴿子，響着哨子的聲音。

劉老九刮着篋子上的垢膩和牛毛，斜起眼睛一看，汪二爺邵安娃已走進去了，就嘲弄  
趙長生道：

註一 胡豆即蠶豆，江西苕即紫雲英，油菜即芸苔，以上均依土名稱呼。



「我看你到該吃一鞭子。……它狡猾，哪及得着你！」

趙長生刷了騾子一鞭，彷彿誇耀自己的聰明似的，向劉老九笑着罵道：

「你比它一指牛，還蠢，我說的。……要是你不蠢，你就不會在這裏替它篋蟲子了。」

劉老九剛彎下身子，便又馬上伸起腰桿，翻過頭來，將下巴朝前一遞，就拿拳頭的背面，擦一擦眼睛，譏笑道：

「咦，我到要看看，你發迹了麼？……吓，還不是在這裏經圍（註二）騾子！」

趙長生將手裏的鞭子一揚，笑扯扯地說道：

「老弟，我可是用的這個哪。」

顯顯威風似的，順手又給騾子一鞭，騾子加快跑，了起來一壁不平地噴着粗重的鼻息。

靜靜站着的水牛，突然迅速地搖尾巴，耳朵一撥一搥地，吧唧吧唧吧唧抖了起來，現

出不安的樣子

註二 經圍，伺候之意。

「你這東西！」

劉老九冷它一巴掌，一面抬起頭看：那邊菜田埂上，張家小麻皮（他每天早上都要走過這裏，對於汪家院子裏面那株皂角樹上的鴉鵲窩落，看了一會，才能回窩，因為他老是喜歡爬樹子，偷雀鳥的蛋的。）正牽一條牯牛。註三）走着，那牯牛也在嗯唧爾唧地回答過來，便罵道：

「媽的，你又在招呼你的野老公了。……你這偷漢子的傢伙！」

「怎麼不偷？跟你這蠢東西，有啥味？」

趙長生嘆笑起來，一邊把鞭子挾在臂下，一邊取出烟盒子來裝烟。

「滾你的！」

劉老九罵了一句，隨即向晴朗的田野望了一下，自言自語道：

「不早了，去收拾冤兜吧！——註四」

註三 牯牛即公牛。

註四 冤兜，形類畚箕，竹篾編的，中繫硬竹圈，可以挑。有耳絆，可以提。

說着，就把髒手朝牛背上擦了幾擦，提着烘籠（註五）走了進去，一會便拿一把乾香的稻草出來。水牛看見食料，便不同那邊的牯牛招呼，連忙張開嘴，平豎起尾巴抬上前去。

劉老九翹起兩片厚嘴唇，像母親責備頑皮孩子那麼似的罵着：

「還是要吃喃，他看你就……」

一面把赤裸的粗臂膀，扯扯絆絆地，穿進袖子去。纏在頭上的藍布帕子這時鬆散了，就暫時讓它落在肩上。

趙長生從腰帶上摘下烟袋來，裝上烟，一壁嘲弄道：

「告訴你，不是要你的草，它怕你打爛醋罐子哪。」

「滾，不要儘放屁了。」

劉老九將藍布帕子重新纏好，見趙長生在叭烟，自己本不想吸的，也禁不住摸出他的烟盒子。

註五 烘籠，硬竹篾編的，中盛瓦鉢，可以裝火屑，農民冬季，卽以之禦寒。

這時圍牆上作巢的土蜂子，都鑽出來了，在暖和的陽光裏面，順着麻臉似的牆邊，嗡嗡地叫，亂飛着。大門瓦簷上的家麻雀，吱吱啾啾地，一會兒嘈嘈啾啾落空地，一會兒又嘈嘈飛上牆頭，顯出極端歡喜的樣子。

挨近菜園那邊空田裏，擺着許多條竹篾編的晒墊。邵安娃和燒房裏的兩個助手（他倆都圍有白布圍腰，穿着黑布鞋子）一家一担玉菱包子，從大門側邊的角門挑了出去，就倒在晒墊上面。晒墊邊上幾隻啄着的雜色母雞，看見人來了，便連忙跑開，站在遠處，偏着頸子，現出偷瞧和驚訝的神氣。等到人都担着空籬筐進去了，就又呢呢地叫着，跑了回來，用嘴尖急急忙忙地啄取，有的啞噎着了，便伸長頸子，一邊聳動着，一邊發出嘶聲。另一隻紫冠紅羽的鷄公，却並不啄啥，只是站在鷄母的後邊，拖下一邊的翅子，像流氓似的胡調着。鷄母惹生氣了，總是回過頭來，啄它一嘴，再行吃它們的食物。

燒房裏的兩個助手，已經挑出四次了，邵安娃才三回，他就是這麼一個人，老是慢怠慢怠的。可也怪不得他，爹媽把他製造得太馬虎了：腰身長，足幹短，人家三兩步就可走完的路，他總要搖擺它四五下。但他不躲懶，事情也做得多。那兩個助手只担大半籬筐，

他却挑得滿滿的。

趙長生看見他走過，摘下烟袋，吐一口痰，笑他道：

「啓，這樣賣氣力做啥？」

他就把多肉的有點蠢氣的黑臉，從扁担上車過來，舌頭弩在嘴唇上，嚶笑道：

「挑少了，只壓着肩膀。」

「饃瓜！」

趙長生輕蔑地罵了一聲，剛要把煙袋啣在嘴上，突然角門那邊送來了談話的聲音，這是汪二爺同烤酒匠人走出來了，便趕忙把煙捲捏熄，挾在耳朵上面，煙袋則胡亂地插在腰帶裏，一壁朝大門走去。

劉老九拿一鋤頭，扁擔，跳板，以及窰兜一類的東西，正走了出來，後面尾着兩隻一黃一黑的狗，跳跳躍躍的，他嘴上翹着短短的煙袋，並不取下，只用舌頭一攪，移在左邊嘴角，就向趙長生道：

「走，走，你喊聲邵安娃。」

一面使將扁擔，鋤頭，冤兜丟在地上。趙長生却不去拿，只回轉身子，向角門那邊望去。汪二爺一壁同那脊白圍腰的烤酒匠人談話，他們正嘆氣着目前酒的跌價和酒稅的增加。一壁朝他加劉……狂……來，他就伸手搔搔耳朵背後，提高嗓子，猶豫地說道：

「唔，我打算去帶他們挑一挑哪。」

劉老九看一看汪二爺也大聲地回答道：

「你看一看太陽，……壞長家的人，都不先去麼？……我們還該去放乾堰水哪。」

趙長生一面望着汪二爺，一面回答道：

「還早，還早，去挑糧食吧。……公衆的事，那忙瞎子！」

雖是這麼說着，自己却並不去做，只將忽然落下地的烟捲，檢了起來，重新挾在耳朵背後。

在汪二爺看來，趙長生的話，是剛剛合着了心意，但這麼當面說穿了，却是不行的。因為無論那一個都要顧到面子，何況一向愛做公益事的汪二爺呢，便將惱怒劉老九的心情

，直對趙長生發洩了。

「公衆的事不忙，還忙陰人的？這真是……邵安娃，放着，你同他們去！」

趙長生本是討好的，但結果却挨了罵，便不好意思地紅漲着臉，一面粗暴地鬆鬆布腰帶，另行拴過：將衣衫的吊擺，胡亂地紮在腰上，烟袋掉落下地，也沒看見了。

汪二爺雖是那麼說，但眼睛還是朝劉老九輪了兩輪，馬起臉說道：

「一天到晚，就看着那根屎烟袋桿子，吃嗎，要有時候嘛，」……

劉老九還時才把烟袋桿子一摘，連頸上的青筋也漲了起來，憤憤地說道：

「你問問他，……他一大清早起來，還沒吃一袋呀。」

一面將拿着的烟袋，朝趙長生指了一下，隨即湊在嘴上，做出不怕什麼的樣子，一面就把自己該拿的一份東西，拿着便走他的。

趙長生和邵安娃就將剩下的扁擔，窰兜，鋤頭和一條跳板，分拿着，尾上前去。兩條狗，原是跑到木樁花籬下，尖起鼻子，東嗅西嗅的，回頭來，一見他們走了，便跳着，追趕着，跟着跑去。

野草鋪着的村路，是沿着院牆南邊的溝渠的，正給棲木樹的枝影，和晨光一道兒，繪上了木炭色的素描。在溝邊，漾動着草葉苔衣的流水，則發出一股股清新涼潤的氣味。三個人向西邊走着，頭上，背上，不時粘着樹上滴下來的朝露。

劉老九昂着頭，跨着大步。嘴角上翹起烟管，一面走，一面向天空吐出青色的烟圈，彷彿晴朗的天野，都是爲了他，才展開似的。

趙長生一路罵着春圓子（汪二爺的綽號）凡是一個下流中國人愛罵的醜話，他都一一使用到了。起初一陣，到全爲了出氣，隔一會，便成了興趣：娛樂旁人和自己了。

那隻落在後頭，對於那兩隻忽然跑起來，忽然停止着的狗，不住撮起嘴唇打招呼。他就這麼愛同狗玩，一回狗在一塊兒，便活潑了，不像對人那麼拘束，那麼呆板。因爲他覺得狗對他很親熱，聽話。不像人似的，忽而這樣，忽而又那樣了，一天以內，就有幾種臉色。往常吃完飯的時候，他總愛把碗里剩下的飯粒，捏成了小糰子，對黃色的來寶，



照眼睛晃一晃，喊道：

「饅東西，打個滾！」

接着又向黑色的招財叫道：

「小乖乖，你也來一個！」

然後把飯團子，丟給它們，作爲犒賞。狗呢，一見了他，便十分高興，不住地搖尾巴，尤其是招財，最愛伸長油光水滑的腰部，在他脚桿上擦溜，現出極嫵媚的神氣。出門的時候，喜歡隨着他，做他的伴侶。

趙長生見劉老九半天都沒有添言搭趣，就更想出些動人的花樣來了。

「你看，春圓子會是我的對手麼？配！只消照屁股一足，管叫他稀屎流一褲子。」

在往天，劉老九對這樣的話，許是要笑起來，現在却只拉嘴角，鄙夷道：

「顛鈴子，我聽見你說過一百回了……叫喊的麻雀，沒四兩肉的，真是！」

「不要量識人，你敢打賭麼？你敢？」

趙長生漲紅了臉，趕前走了幾步。